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 奏議四

宋 周必大 撰

右文殿修撰名赴行在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久任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預怠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寳十四年於兹自强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於載籍是宜功成治定臻無為之

效然而大欲未得彌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羣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陛下既擇內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關于淵聽既擇內外主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虛水旱備預往往猶煩於聖慮以至興一利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法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秩兼受賜予不成則猥曰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為苟且之計終懷幸免之心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玩

歳惕曰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歳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瘝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於上百職交修於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者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歸正人就食諸道

臣竊見向來朝廷分遣北軍歸正人就食諸道俸給居處務從優厚蓋陛下矜其慕義慮其不能自存故加意

撫存使為悠久之計然郡有大小則人有衆寡多者或至二三百人少亦不下數十輩目今雖未至於失所而歳月浸久男婚女嫁漸有不足之患其間懐觖望者有之思逋逃者有之臣居吉州每見官吏以此為憂且謂州郡禁軍常常在營尚可相制一遇調發其事有當慮者須至經歴豫章衢信等處其説亦皆如此以臣觀之若是山東河北之人忠義尚或可保縁内有燕山女真契丹渤海遺種好亂樂禍根於天性前世江統勸武帝

不可居戎落於近郡魏徵諫太宗不當處突厥於中國葢為是也今區處既定理難頓改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别為曲突從薪之計以善其後毋致滋蔓難圖於他日乃為上策臣來自遠方既有所聞不敢輒隱取進止

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劄子

論章服等差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臣聞爵禄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

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勲官曰爵號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禄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緑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緑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黄別之其帶銙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

爪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滲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勲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知貴所謂賞格唯寄禄官及帖職遥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捐實利悉縻虚名徃徃勤勞之

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啓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緑武臣正使帶遥郡而為知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别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混淆

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畧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勵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之政不為無補取進止

乞依舊存留部闕知州軍

臣竊見近制堂闕多下吏部公正之路日開奔競之風浸息甚盛舉也惟是知州軍數處舊係吏部用闕令並歸堂除蓋緣陛下注意守臣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察其

能否而吏部所注之人往往久次羸老聞煩詹旨汰遣故令堂除示不輕畧然臣謂孔子重去告朔之餼羊閔損欲仍長府之舊貫吏部注知州軍其來久矣今茲頓廢理或未安願陛下明詔將閩廣江湖間小郡元係吏部使闕去處許依舊差注審察陛對自遵成憲疲癃謬懦固無所容庶幾不廢久行之法亦足稍勸平進之士取進止

講筵留身劄子一首

論久任邊帥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為急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它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有不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施今陛下以郭棣守維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閫外之事稍革二者

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以久任則不過逾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難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牧乃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乗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遂單于抑彊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欲去聽之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南郭進巡檢西山賀惟忠守

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
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平
僭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策可覆視也臣願陛下
遠稽前代近守家法如棣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
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條境内之利害其施設之先後
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斷有
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與
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畧不敢萌苟簡之心而陛下

之憂顧寛矣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二首

論軍政淳熙二年六月十三日

臣旬日來聞湖南茶賊轉剽吉州界其徒僅數百人乃敢覆軍殺將盜據縣邑畧無忌憚至勤睿旨遠調江鄂之師計期雖已殄滅然所在兵將選懦不足恃畧可見矣臣又聞去年江東西諸郡多以十二月地震是殆盜賊擾民之象欲望聖慈因此小警詔逐路帥守監司銓

擇兵將官修舉軍政嚴飭廵尉等謹察所部凡姦宄稍
有萌芽早為之所毋使嘯聚茲備禦之先務也又湖廣
地接溪洞四方不逞之人亡命之卒往往逋逃其中不
可不過為隄防諸處茶園戶既利私商所得之厚導使
為姦復為之資給停藏養成後患不可不嚴行覺察至
於諸州禁軍多占破及違法接送而未嘗教閱外縣弓
兵拖下請給動是數月而致其失所是皆弊之大者雖
國家具存成憲大抵廢而不舉縱或舉行亦止於文具

而已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乞改正宣諭聖語誤字

臣仰惟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凡老生宿儒皆不足以企望清光近五月中伏見都堂宣諭聖語欲執兩端用其中於民而執正官一時聽聞不審退書於簡誤以杜密為杜喬按喬與李固為漢三公抗情伊稷不幸為跋扈臣梁冀所陷斃死獄中與杜密黨錮事歲月全不相涉以臣愚見恐合改正又竊窺聖意專欲主張公議

力戒清談盖公議者實事也清談者虚文也粤自三代直道而行是謂是非謂非至當歸一未嘗分别此務實之效也至西晉時乃有王衍樂廣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又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自其少時山濤已謂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其後果然此虚言之弊也今陛下公是公非專以虞舜三代為法黨錮之害固無自而起清談浮議則當在所戒盖慮久而不已或蹈西晉之弊故也若引唐

末清流濁流之說則為不類矣臣職專講勸苟有所見義當效萬分之補然初止謂頒示在廷未敢冒進其說今竊聞欲報行四方審爾豈容稍誤欲望聖慈將三省所進本更賜詳覽如臣言或可採即乞從中删改行出取進止尋删改報行

輪對前一日封入奏狀一首

論任官理財訓兵三事淳熙二年八月一日

準御史臺牒勘今年八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臣伏覩

今日之要務莫先於任官而患其甚冗莫急於理財而患其末裕莫重於訓兵而患其不精故臣妄獻芻言少禆聖慮若夫泥古而不切於今空言而不究其實則非臣之所取也伏惟聖主畧賜採擇臣不勝冐昧震懼之至

一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爲甚盖上有名器寖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寖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職故茍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

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

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守皆除三政倅貳闕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姑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二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

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才見矣

一臣竊觀近世理材之術殆無餘藴加之陛下天性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己以裕民未嘗瘠民以供己然中外廩廩尚以闕之為憂安得不為之制且如兩浙所部舊皆富州故轉運司最號財賦之淵藪比聞儲蓄頗罄不免遣官假貸於諸郡僅有應副一二千緡者漕臣近在轂下非敢妄費直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浙尚爾外路可知陛

下方戒有司務寛民力所謂茶鹽之法酒稅之利又已數倍於承平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策臣試妄言之謹按仁宗寳元二年因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乞罷省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若谷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慶歷二年再命御史中丞賈昌朝直集賢院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内内侍省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減浮費四歳之間兩降詔旨於是

上自内廷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臣願陛下舉此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徧諭諸道帥守監司體上德之恭儉思邦用之未裕茍可約已使民悉意奉行下逮將迎之侈費饋送之違制毋得復遵舊例曲狥私情又擇廉清公正之人身為之帥而擿其不如詔者顯黜之斯救弊之要術也

一臣竊謂安邊鬬國固在乎兵然兵貴乎精而不貴乎多今雖日下招填之令而諸軍未嘗以為足也

昔尋邑百萬而敗於光武之千騎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數千兵果在多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日茶寇言之四百輩無紀律之夫非有堅甲利兵也又非有奇謀秘畫也不過陸梁山谷間轉剽求生耳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今又睥睨二廣經涉累月出入數路使帥守監司路分將官稍有方畧用其所部之卒自可殄滅顧乃上煩朝廷遠調江鄂之師益以贛吉將兵又會合諸邑

土軍弓手幾至萬人猶未有勝之之策但聞總管
失律帥臣拱手提點刑獄連易三人其它將副廵
尉犇北夷傷之不暇小寇尚爾倘臨大敵則將若
何臣聞去年冬江東西諸郡同月地震今年廬州
大水壞城中古橋于占皆為兵象萬一强敵不諗
輒窺邊鄙雖以陛下神武睿算破之無難所慮和
好歲久宿將無幾後來者於應敵之方非其素習
必至仰勞指授伏望聖慈預飭諸將密修邊備且

令偏察所部統制官等孰善戰孰以廉平得士心
各以名聞簡在聖懷備他日之用但大將得其人
自然人百其勇兵之多寡非所問也抑臣又有私
憂過計者昨有自鄂州來者云在彼見彗星出於
西南今者孛亦在西南天事常象應之在德陛下
固當有以處此然西南為坤維坤維蜀也消弭備
禦尤不可緩比雖委范成大權充制置然成都距
軍前甚遠深恐緩急之際事機有不相應願陛下

速擇文武信臣或别以撫諭為名或專委節制之

重往分憂顧庶免後艱實為大幸

右件如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選德殿對劄子一首

論馬政淳熙二年八月六日

臣伏見朝廷歲買西馬五千餘匹川馬三千六百疋廣馬三千匹西馬惟留二分應付蜀中餘七十一綱每年盡付三衙而以川廣馬分給江上諸軍行之以久蓋有

深意自今年四月間詔興州都統吳挺歲收西馬七百
匹仍依舊提舉買馬緣此榷茶馬官趙公碩李蘩相繼
申請以為昨因吳璘差兵將界首等截攙買遂虧歲額
至乾道三年虞允文方革此弊今若復令軍中自買一
則不至七百之數必因攙買虧額如初二則事勢相形
爭添價值倍費財用所以茶馬司自願認買此數不令
欠闕却從軍中差人自行揀取不然則舉秦司合買馬
數全付挺軍而本司應副合用錢物其言雖切固難盡

從以臣觀之吳挺既當一面自宜計軍中之利害然三衙用馬多挺軍用馬少使歲額稍有不敷在朝廷利害亦豈小哉況今春鎮江都統郭棣言川廣馬不堪披帶乞撥西馬三十綱有旨與半茶馬司見來申明勢須於三衙馬内分撥萬一江鄂等軍繼旨有請則三衙西馬愈少其於歲額豈容更虧臣愚欲望聖慈特留宸慮裁處其當實今日之先務取進止　降付樞密院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七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 奏議五

宋 周必大 撰

敷文閣待制内殿對劄子二首

論平茶賊利害 淳熙二年九月五日

臣自聞茶寇陸梁每遇來自江西之人必詢訪利害參以已見今具如後

一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因進故事具言賊徒常逸故

多勝官軍常勞故多敗而又奸諜利賊所得反以官軍動静告賊故彼設伏而我不知我設伏則彼引避今驅迫甲兵馳逐山谷且使運粮之夫顛踣道路最可慮之大者欲乞指揮皇甫倜將諸處官軍只分布在江西湖南控扼去處使賊不敢睥睨州縣一則免兵卒暴露二則省運粮之害或有偏裨知賊所向顧帶所部人掩襲者聽卻専令李棄疾擇巡尉下弓兵土豪壯健者隨賊所在與之角

逐庶幾事力相稱易於成功

一臣觀自古用兵鬬智不鬬多以曹操之謀畧然用青州三十萬之衆則爲吕布所敗及退而歸許乃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五萬大槩亦可見矣今聞辛棄疾所起民兵數目太多不惟揀擇難精兼亦倍費粮食今乞令精選可用之士毋貪人數之衆至於方略則難遥授但觀其爲人頗似輕鋭亦須戒以持重

一臣聞賊魁教輩自知罪惡貫盈不可幸免往往刼制脅從之人為必死之計悉力以抗官軍使彼雖欲自拔勢有不敢向來朝廷雖有殺併之賞而未聞開其徒悔(闕)之路欲望聖慈因數州之勞弊特降指揮令監司守臣先次條具恤民事件其間帶說賊中脅從之人本非得已知能翻然悔悟殺戮賊首不惟可以贖罪自當格外補官重行賞賜庶幾轉相告報離散黨與指日平殄

右具如前令取進止

論選人舉狀

臣竊見薦舉選人之弊莫甚於今日葢緣闕少員多十年近成一任幸而得一二薦章比至後任歲月已久舉主往往事故不復可用是以巧於經營者千岐百轍安於平進者終身陸沉有位則苦人干求居官則務相傾奪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臣愚欲望聖慈許令後選人將任內所得改官狀遇任滿到部日逐旋放散俟將來

考第舉主及格依條引見若慮因此改秩之人稍多即乞檢照乾道以前舊法每歲限定數員如在數外即令等候次年改轉如此則朝廷無官冗之患寒士有寸進之期稍厚士風漸革積弊如合聖意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同王内翰薦李塾試賢良劄子

臣等竊見朝廷復制舉以收海内方聞之士歷年滋久未有特起應詔者陛下臨御始得李垕一人蓋是科之

設不徒取其文學且復採其行藝然後策以當世之務
詳觀有用之才其選既艱宜應書者鮮矣臣等伏見布
衣李塾博聞强記經史百代之學無所不通議論英發
有補治體而敏識特操蜀士所推蓋塾眉山人也與其
兄壆素師慕蘇軾蘇轍之遺風是以俱有志於此求之
流輩未見多得臣等叨直翰苑稽諸故實所宜薦聞以
備採擇令保舉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伏望聖慈
特降指揮令有司檢會累次詔旨施行庶幾異才繼出

彰中興得人之盛取進止　閏九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檢會施行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儲人才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無之之患況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閒暇而欲取具於斯須乎前事布在方策臣不敢泛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

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仁宗丁時太平增光前烈尤以
涵養士類為急自治平至元祐悉獲其用厥後章惇蔡
京相繼秉政專為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壞風
俗獎讒諂以植黨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來遠矣太上
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為多既而秦檜
以患失之心濟忌嫉之性同已者用異已者逐人才衰
落貽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旨欲
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髀而思

頗牧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令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架閣庫文字

臣聞先收圖籍者賢相之規模縁絶簿書者奸吏之常態今天下之事其來無窮故六曹文書鱗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初復主管架閣官逐部置庫凡文案皆謹藏之置都籍焉二十七年九月又詔文書已結絶過二年者以歳月先後分類字號編次架閣仍月輪逐曹官點檢具有無遺失申尚書省法意非不善也其如歳月滋久浸不加省屋宇踈漏風雨弗蔽至其甚則吏惡害

已而去其籍臣每見四方之人經部陳理身事者稍涉歲月吏必以無案牘為解是豈可不申嚴舊法而為之制哉臣愚欲望聖慈委逐部主管將所置都籍逐一點勘每月赴部書押令郎官至期躬親檢察如紹興之制仍置一般簿籍匱藏於長貳廳以備參考間遇取索案件須郎官押帖子下主管官方許封送合干人毋得擅啟庶幾積弊稍革不失有司之職其庫屋疎漏者亦乞降指揮早行修葺免致摧毀取進止　有旨依下臨安修葺

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添註贛州軍馬 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贛之為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為控扼之地其人勁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略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為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曲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又擇

方畧過人望實素著者為之守許帶管内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晏然間遇傍郡及鄰路有盜賊蠻猺之患皆頼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内安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乖方紀綱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二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維致寇之由乃専欲為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却别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

起發往荆南等處而贛州專至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他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為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為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彼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

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贛州庶幾逆折奸萌使一路得以奠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為便取進止

論軍士紀律

臣仰惟陛下選將練兵十四年於兹軍政日修固非愚臣所當妄議然千慮所及則不敢默臣舊聞鄂州一軍最號精鋭有紀律者今夏統制解彦詳統領梁嘉謀張

興嗣將三千人收捕茶寇其間一勝一負所不能免但
聞師行無法至有十百為羣逃竄而歸者臣嘗博詢其
故皆謂近歳多揀汰舊人招収新軍舊人曾歴行陣備
諳李法新軍往往是游手及有過犯之人尺籍伍符彼
豈能知前此新舊相參尚有可用今舊人日少遂致如
此李川不欲明言其事只劾彥詳等調發乖謬軍兵亡
沒者一百一十四人陛下特降睿旨將彥詳等遞追官
資勒停自劾而又嘉川能舉其職特與遷轉信賞必罰

孰不勸懲然而弊源未革安得不為之所臣愚欲望聖慈徧下諸軍除大段癃老疾病之人毋得輒行揀汰其新軍不特教之事藝須令朝夕示以紀律庶幾緩急之際不致悞事若乃久任將帥練擇偏裨整齊部曲此在今日尤為先務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八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奏議六

宋　周必大　撰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論用人二弊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嘗覸司馬光歷年圖序以為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於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策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髙明深燭此理故

自即位以來内度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專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制論而刋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源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衒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

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夫之

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
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
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
羔羊之詩序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斯治之樞要也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乞詔御藥院關報閤門陛對班次

臣竊見陛下大晣退闕朝延見文武臣僚殆無虛日而
起居注未嘗一書進奏院未嘗報行抑盛德而弗宣墜

故事而弗傳臣實懼焉願詔御藥院自今後凡閤門關到陛對班次候內殿引訖當日移文閤門閤門即報所屬庶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陛下好問如虞舜無逸如中宗亦令史官不失厥職取進止自二十五日趙雄乞上殿遂皆報行

選擇監司郡守議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事及之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芑程叔達程大昌上此議

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

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蘇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它

庸鄙貪沓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蝨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盖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

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於資格則稍寛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祠禄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

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爲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内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聽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除授

明堂議淳熙三年　月　日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

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常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待之禮也漢唐

以來既以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立下班祗應遷轉法淳熙三年五月二十日

臣竊見三衙從軍下班祇應經十年改轉進武校尉外路諸軍則增至十五年此効用八資法也歸正下班祇應任諸州軍指使五年轉進武副尉又五年轉進義校尉雖名三轉其實亦是十五年此效用十資法也惟歸正從軍人若至下班更不遷轉臣嘗反覆思之均是從軍內外諸軍下班皆許磨勘而歸正獨不然者以北來之人或先有名目而內外諸軍非立功則無名目故也均是歸正為指使則許轉校尉而從軍獨不然者以指

使皆因老疾揀汰其數不多又待闕之日不理磨勘而從軍則往往少壯又且日理磨勘故也然歸正從軍之人自紹興隆興間至今已十四五年當時年三十餘歲今近五十矣況未必皆三十餘歲乎況轉至下班者無多乎自此更用十五年磨勘則是六十餘歲方得進武校尉亦可以為難矣臣愚欲望出自聖裁特降睿旨將內外諸軍歸正轉至下班祗應人等第量立遷轉之法或比歸正指使更展年限庶幾人有陞進之望足彰均

一之政取進止

乙申嚴諆入溪洞人法

臣竊考靖之為州起於崇寧民居僅數百家城外皆是蠻洞朝廷意在覊縻止令量納丁米每歲却令廣西漕司應副三萬緡支遣官吏軍兵俸給比歲不以時至州郡固以窘迫猶幸蠻人安帖别無事宜近聞有武岡軍客人郭三逃入中洞誘引小夷姚明教據有一洞田産不遵王度正月末聚衆燒毁來威零溪兩寨殺戮人民

官司說諭尚未聽服臣少嘗至辰州凡辰沅靖三州之蠻粗知曲折大抵散居諸洞莫相統攝初無背叛之意只緣沿邊州縣作過之吏與夫姦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扇誘遂致侵擾省地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檢照條制凡捉獲及告首謀入溪洞之人與不能防閑而致越逸者比常法外厚立賞罰但使此輩不往教誘則蠻人決不敢妄有侵犯仍須常擇邊郡守倅彈壓恵養及行下廣西將合應副靖州錢物毋或稽滯斯防微消

忠之上策也取進止六月二日奉
聖旨依奏

乞取唐仲友尤袤書目劄子淳熙三年
月　日

臣聞周以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漢命劉歆總羣書爲七畧使其部居指意晦而不章則後世何覩焉本朝仁宗時嘗命儒臣考訂中祕書區分類别本原終始爲崇文總目今今篇軼雖不盡見而學士大夫尚知其名數者此書力也自紹興以來復藏書之策置校讐之官闕書脫簡浸充秘府而未嘗編次散無統紀臣昨任秘書少監

日嘗屬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將四庫典籍倣崇文舊目而為一書後來聞以就緒今二人皆守近郡不難繕寫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許以其書來上然後付之館閣官重加考定錫以嘉名斯中興之盛典也取進止已擕至經筵會有旨權講不曾上

論先廟後郊劄子淳熙三年九月七日

臣昨蒙聖問先廟後郊雖嘗面奏然臣學問荒踈所記不能詳備今按蘇軾元祐八年奏議其略云太祖皇帝

受天眷命肇造宗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宫太廟乃祀天地此固國朝之禮也又貼黄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宫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軾所論頗詳伏乞睿照

論開講札子 淳熙三年九月十八日

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輔日新之德六籍奥義歷代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没世所不能究者一經睿覽皆洞見底藴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窺聖學之萬一然且不矜不伐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郊祀蕪之册后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三四次而已其間又有開啟并習儀日分止是二十一日可御經筵欲望聖慈預留宸念或百司臨時别有相妨事節即乞宣諭令且候講畢施行庶幾少副陛下孜孜古訓不忘

舊章之意取進止二十日有旨令添講筵日分至十一月五日止

乞因久雨親札同赦卹民札子淳熙三年十月日

臣竊見月初陛下以霖雨過多親發德音分遣御史提點刑獄疏理囚繫將諸路杖罪以下與夫干繫之人並從釋放命令一頒旋即晴霽天高聽卑其應如響此固陛下躬行而親致者不必遠引古事以為證也然自秋冬以來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感格曁數日之後復爾陰雨今則稻不可穫農夫皆以為憂麥不可種嗣歲

在所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非羣臣將順聖德有所未至不然四方民隱有所未達天雖不言示人以事仁愛拳拳或在兹乎令郊祀宻邇將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定式雖嘗令六部前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末節往往州縣亦以空文應之甚不稱陛下歛福敷錫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因霽色之未効察天意之有由特運宸心益思民間之利病凡可以罷行者黙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降親札與赦俱下使四方萬里鼓舞盛德上動天

監必獲無疆之休下得人心自成中興之績蓋念慮彌
廣則報應彌大又豈特晴霽而已取進止

薦監司郡守狀淳熙三年十二日

先準省劄子節文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
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歲
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
有何政績才術續奉八月七日聖旨保舉限五員以
上列銜奏竊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

亦聽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二人者

右臣伏覩朝奉郎權知台州尤袤亶弟廉勤處事精審到任以所取予加之節儉未嘗一毫妄用既補舊欠郡計亦裕督察屬吏各舉其職使備監司之選必能澄清所部上副臨遣又承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墪篤實通明甚有所守安於常調未嘗干進曾知南劍州尤溪縣戢吏愛民推誠化俗有古循吏之風至今人思其政以為數年無此人矣使為郡守必能宣布德

意綏靖一方兩人如蒙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連坐

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吏部侍郎隠岫對劄子三首

論任怨淳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聞朝廷守大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誰不心服而近世以來稍欲施為輙有任怨之説甚無謂也古書所載臣不敢舉姑以本朝觀之始也每歳取士每歳任子其後定為三年而人未嘗怨熙寧以後宗室

蕃衍因服屬之親疎定爵禄之厚薄而人未嘗怨近歲尹穡最為衆所不與然文武臣磨勘用减年寔歷對使之法亦未嘗敢有怨者此無他行之均平故也若乃恩典所加厚於私而薄於公朘削所及畧於上而詳於下當行抑之不當行者予之由是恩怨興而人有所向背矣臣願陛下主公道於上進退百官而圖其大者使臣輩守成法於下檢柅吏姦而效其小者上下相濟何患人心之不服哉取進止

論軍士磨甲

臣竊見三衙帶甲不帶甲人請受畧等而帶甲之人往往有磨甲之費若止是隨身者猶或庶幾昨見步司每人給以兩副其一披帶其一封椿膏潤穿聯多是軍人自備既入庫中不過一兩月又復生澁積以歲月其費轉多謂宜量支潤甲之直使免陪備況諸軍間有積財為羨餘者倘令移彼濟此自然士心悅服緩急可用取進止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臣竊見考功令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牓以四人為一甲五日以次引見未及四人即展至十日雖不及亦聽引見（酬奬人附田）應奏請及功過别該陞黜者並奏稟比來往往積二三十人然後引見不惟久勞聖躬兼亦留滯選人令縱未能遵五日之令猶當逐月一引庶幾功過陞黜可以逐旋奏稟伏取進止

隱岫對劉子三首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 淳熙四年二月十七日

臣竊見選人有兩使職官如節度推判官合從軍額簽推及支使則從州府名是也姑以行朝言之寧海是軍名凡簽判及節推則以寧海軍入銜臨安是府名凡簽推支使則以臨安府入銜此定制也近有從事郎李敏用歸正恩例添差荆南節度推官既是節推合從軍額其奏鈔内却帶荆南府三字因詰前例則淳熙二年差過從政郎郭世華已是如此臣徐考其由蓋緣前後除

本府守倅或作江陵府或作荆南府而不知荆南是節鎮之名江陵却是府號逐時差互失於釐正至淳熈元年有司又不照兩使職官自有分别誤作勘會稱江陵府幕職州縣窠闕内有節推一員係作荆南節度推官銜其餘曹縣官計一十四處並稱江陵府遂謂荆南即無軍額亦無指揮分别欲作一體稱呼殊不知荆南不稱軍猶太原府謂之河東揚州謂之淮南襄陽府謂之南東道成都潼川府謂之劒南東西川何獨於此而疑

之當時事下湖北安撫司本司不以圖經九域志為證
却稱目今士民及公移皆以荆南為稱是又不知節鎮
行移自來多用軍額遂乞依倣建康等三處體例就以
荆南府為名有司既是其說朝廷遂從勘當乃是因幕
職官稱呼併改府號亦太容易矣今來偶因擬官合行
申明若謂府名差互歲月滋久兼已曾降旨重於改易
所有節度推官自來專從軍額即難冠以府字合行改
正取進止是日御批將上至二十三日奉聖旨荆南府依舊為江陵府其簽判節推官自合以荆南

繫銜

論縣尉捕盜賞格

臣竊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鬭敵捉殺賊全火十人以上合入令録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録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令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弓手捉到强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

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政次等官人皆知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為怪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略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二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强盜雖更加擢用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

胥吏坐受計囑綴緝文欽内則棘等省部審覆之際多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勑令所參考新舊賞格分别輕重稍為限制仍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體問是與不是躬親鬬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僞冐有功者取進止是日御筆依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臣聞舉爾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夫以監

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閱時浸久流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總覈之朝所宜留意於此故比者載嚴實跡之令期革虛文之弊然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為念以引類為心則杞梓良材或淪澗壑駑駘下駟反備服乘豈惟無益為害大矣臣愚欲望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濟濟多士列於王官備異時之器使不亦善乎取進止此札無行

繳進李塾詞業狀淳熙四年三月

右臣昨任敷文閣待制侍講日曾同翰林學士王淮保舉李塾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後來王淮除簽書樞密院事禮部檢會李塾詞業欲令周某取索繳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所申令來取到李塾詞業伍拾篇計壹拾冊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勅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 奏議七

宋 周必大 撰

吏部侍郎 選德殿對劄子三首

論四維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

廉恥爲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爲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敢亂引姑以管仲論仲固伯者之佐知富國强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爲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哉蓋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恥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爲長太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筭計見效尚未能

仰副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耶葢張四維固宜
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
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
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
所蔽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
正其心詭隨不容害也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
謂恥如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

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影之無從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不難致於富國强兵乎何有顧朝廷力行何如爾取進止奉聖旨依議

論州縣官有公罪乞隨事賞罰

臣聞職位有崇卑則責任有輕重責任有輕重則賞罰有厚薄此自然之理也竊見外路州郡因事推賞必以守臣為先倅貳次之其他幕職曹掾官宣勞雖多例弗及賞然彼無辭者序當爾也至於一時公過積年舊事

或因臺諫論列或為監司按劾或為士民論訴既付所司鞫見情犯大則奏案小則申省自當隨事責罰以示懲戒而刑寺從來多用小貼子泛言行下本處依條施行往往經隔年歲不見結絶蓋緣守倅多被陞擢散而之他元勘官司無由取其伏辯縱使移文彼亦不報獨當職官預簽書者類皆選人一經姓名即作未有結絶不許注授差遣反不如贓私罪犯之人却許引赦遷叙是則守倅常得佚罰僚吏常被禁錮何輕重厚薄之不

倅也此類難以偏舉姑摘一二言之南安軍自乾道元年至淳熙二年節次借過常平錢米因提舉司送吉州取勘見得逐時已並撥還前後十餘年間不知更歷守倅幾人所謂幕職官不過隨例簽書豈能一一爭執若坐以違制自有成法乃必下提舉依條施行是欲取十餘年累政官吏之伏辨一案推結雖沒世窮年決不可得近有前本軍判官任仲憲到部緣此既礙陞政又礙注擬而所謂守倅者遷除固自若也又乾道二年十二

月復州司理院誤勘行者張恵滂身死不明公事據按款乃推司楊昶依隨知州留觀德指揮其獄官毛策以司法暫權不為無罪然未嘗結案丁憂離任法寺斷公罪徒一年遇赦原免去官物論情節如此便可施行乃復下原勘州軍取責伏辨其知州留觀德改撫州又除岳州又兩任宫觀略無所妨而毛策者十年之後尚不得注授差遣立法之意必不其然臣愚欲望聖慈申詔刑寺凡外路勘到官吏罪犯除贓私之人慮有番異未

可遽行外其公罪徒以下據勘到按狀即便申省依條斷遣不須更下本處如此則官尊者有罪不至幸免官甲者有罪早得結絶人情法意實為兩得所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凡遇到部截會得曾有公罪未結絶者令四選將本人就牒刑寺取責伏辯其事因申尚書省依條施行不惟簡省文移亦可杜絶奸弊其為利害灼然易見取進止令吏刑部看詳明年吏刑部勅令所看詳方依

乞蠲會稽攢宫舊額苗税

臣舊聞紹興間初下昭慈聖獻皇后及徽宗皇帝欑宫於會稽其地本是民産應于苗税之類當時失於申請並均在側近民户及寺院等處人頗患之臣不曾在彼守官雖未知其詳然多見士人以此為言欲望聖慈密下浙東體問若果如所聞即乞出自聖意特與盡數除放斯亦奉先恤隱之一端也取進止尋下兩浙轉運司差幹辦公事趙公高前去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劄子淳熙四年五月

臣伏見五月一日聖旨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人止舉有才行者仍各有色目其與帥守監司所舉實跡同者不用如治狀傑然顯著亦聽舉餘依見行條法仍令勅令所立法申尚書省自承上件指揮遇有前宰執舉到選人所載實跡與監司郡守一體者並已退回外其間却有前執任一路安撫使或知一州依條舉到人數未審合與不合放行取進止　勘會已降指揮周其除翰林學士五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前宰執任安

撫使或知州舉到僚屬並依近制舉實跡並在指揮已前其餘人可與放行

翰林學士　選德殿對劄子

自叙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臣竊覯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異乎他官非專取其翰墨之工也謂其居近侍之職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或有補於治道數百年來得人固多其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贄之忠實蘇軾蓋常發明之

以謂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當時奏議具在方策惜乎不遇貞觀之世乃生德宗之時此臣所雖慕其人而不願為之也至修則不然有贄之學術議論而又生逢其時事我仁宗皇帝凡儲貳之建立水旱之災祥大臣之賢否將帥之是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太平之功實有助焉身荷美名君都顯號此臣所以既慕其人又願學之也仰惟陛下納諫如貞觀求治如仁宗顧臣何人獲侍清燕可謂無贄之不遇

而有修之逢時者矣所慚庸妄瘝曠厥職尚當殫竭智慮勉希昔賢之萬一無負於任使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容擠人而利已揚已以取名豈惟義所不敢亦安能逃陛下日月之照哉冐輸情實惟聖神裁擇取進止

乞裁節土木之費

臣聞歐陽修在翰林日嘗上言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差修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修因言神御殿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用材

植物料共一萬七千有零且崇奉祖宗貴於清淨頻有遷徙輕瀆威靈其言甚爲詳備仁宗嘉納臣竊見近歲營造往往委臨安府及轉運司例皆苟簡趣辦閱時未幾即復繕修祗如景靈宫歲歲換柱每次所費不下數千緡蓋抽換之時率用濕木塗以丹漆夾以墻壁纔及數月又已損爛近修兩學復如此官吏只欲速成冀目前之賞豈暇計慮久遠且以邦財民力爲念哉臣愚欲望聖慈嚴賜戒飭凡遇修宗廟等處須用乾壯材植若

年歲閒依前損壞即推究原修官吏重行可節者節之謂如封椿錢物雖少屋宇而左藏東西庫大段有空閒去處若就用盛貯別差專庫看守却令提領官掌其扃鑰遇有收支躬親啓閉戶部何由敢有移用自不必令漕司踏逐地步枉費十餘萬緡造屋五百閒拆移守府寺其為利害若白黑之易見仰惟陛下躬儉出於天性此事偶有未知知則必為裁制此臣所以不避妄言之罪期効涓埃之補也取進止自重行責罰而下三省貼去進呈七月日奉聖旨

依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臣聞法本無弊推而行之非其人弊則隨之自堯舜以來蓋莫難於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閥閱課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夫選人改秩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内可以躐等臺省寺監此本朝之所遴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員而賢否未免雜進舉詞雖用實跡而是非亦或難辨其

閭營求囑托巧奪力取固亦有之比歲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者衆人之所趨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弊顧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曠歲踰時未聞有所懲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務在既嚴其選必遴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昔治平間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彥知秦州會所舉人坐贓待命奪官夫以守邊之人宣勞于國

猶且不廢嚴罰况餘人乎此亦救弊之要道也取進止

隱㞍對劄子三首

論官吏躐等數易之弊淳熙四年九月三日

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于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興滯留之嘆往往用過其量

處非所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爲臣者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躐等終也考覈功效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躐等則僥倖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取進止奉聖旨令報行

乞蠲減月樁經摠制錢一年

臣竊見中興以來養兵費廣常賦不足供億故有月椿經總制之名大抵應副朝廷者少料撥赴諸路總領司者多故雖有水旱及赦放之類鮮曾蠲免前後積累有一州而又總司錢至十五萬貫者名存實亡倍費催督州縣置之職此之由臣身不任錢穀之責言此似若迂而難信然採之衆論咸謂陛下約已裕人本乎天性只如夏秋折帛錢乃上供決不可闕者頃歲出自聖意特與蠲減一半黎庶呼舞至今未息而況月椿經總制錢

皆後來所創名色本非得已而月月增數歲歲添額必欲裕民其可不為之計乎臣愚欲望聖慈令戶部略其紹興初立額時其數幾何目今其數幾何將中間逐州增添之數斟酌蠲減一年内有措定支遣去處計數給降度牒庶幾聖澤益深民心益固規恢之功實在於此取進止

乞收恤揀汰軍人家屬

臣竊見臨安府城内外時有軍中揀汰廢疾之人并身

後家屬之貧困者多將平時所受付身勅劄之類乞丐錢物於市此固自來有所不免然而見令軍士見之往往惻然動念臣愚欲望聖慈密諭守臣措置收恤計其人數亦自不多稍令免於凍餧是使來者知勸

論陰雨劄子淳熙四年十月十七日

臣竊見陰雨已踰兩旬甚妨收刈陛下焦心勞思德音屢下決遣囚繫蠲免房緡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宸念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裨萬一

輙以三事冐昧陳獻伏聞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宫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令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寛期限否其餘更有寛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户部日下條具取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懐不自已

親書奏聞或有可採乞賜裁擇庶幾人心懽忻指期晴霽伏取進止

乞詔有司祈雪劄子淳熙四年十二月闕日

臣竊見今冬天氣過煖時雪未降臘候既半理不可緩欲望聖慈特詔有司精加祈禱非特來年之望於民甚切而致和氣消癘疾於是乎在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　奏議八

宋　周必大　撰

翰林學士隱岫對劄子一首

乞州縣選勲賢之後上之國學淳熙五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聞舜命后夔專教冑子周置大司樂其教國子尤致詳焉本朝設監長貳皆以國子為名葢本諸此雖然其名是也其實則不過科舉之歲許朝士牒試子弟數人

而已平居蓋未嘗教養也及其父兄去位則亦委之而去果何補耶恭惟國朝文武名臣道德勲業著在簡冊代不乏人是宜與國咸休奕世無窮而一再傳之後廕補不及往往淪於編戸雖彼不能克紹亦由法制未備故也往者陛下初政常録勲臣之後而禄之恩禮既厚故可暫行而不可以為常有司又難其路應詔者纔一二人而止幸今遴補試以革宂雜之弊當有以充其闕願二省定前世勲賢之後自幾品而上許所在州縣次

第上之國學逐歲聽其就補別號考校候中選隨所習之業分隸兩學然後參定升補之制歲釋褐三二人庶幾賢者之世功臣之類皆自勉為善振揚其家聲亦使當今趨事赴功者歆羨跂慕思𦍑及來裔以共圖報塞其為益也大矣取進止

乞翰苑御書淳熙五年五月四日

臣竊惟列聖眷顧翰苑多因詞臣有請賜之扁榜在太宗時則飛白玉堂等四字賜蘇易簡暨太上中興亦因

周麟之之奏賜玉堂二字見今刻石院中陛下天縱多能筆法髙妙臣僚私室多拜宸翰之賜北門地在禁嚴顧可獨鈌臣幸以非才叨塵内直若不援淳化紹興故事仰干鴻造是爲自棄惟陛下萬機餘暇特出聖意肆筆大書寵賁下臣使得揭之直廬之中非特增光本朝盛典抑臣姓名可附不朽實萬世之遇也取進止

乞展限修史

臣竊見編修四朝正史置局雖久而中間緣併手重修

徽宗實録暇撰次只是去春進之後前史官李燾方始具奏乞寛展期限尋奉四月三日聖旨展至今年春季適會累月以來官屬多從外補是致未能就緒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更展期限庶獲成書臣謬列史官合具奏稟取進止閏五月閏日奉旨展至冬季

又奏翰苑名稱劄子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宸翰刻置玉堂嘗蒙宣諭何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緣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

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為二說仰瀆睿聽臣竊見唐有集賢殿書院蓋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至學士院往往因所御宮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内即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宫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嘗名學士對浴堂則又移院於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堂殿而許臣待詔於其側唐置書院於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擬作玉堂之院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集中為省中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

三省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秘書省殿中省其名不一杜甫詩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殆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可用即乞出自聖裁臣委陳管見罪當萬死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

薦林永叔劄子淳熙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臣昨因修四朝正史聞有忠州文學林永叔頗通歷書曾委官屬與之推算歷志近據本人稱今年九月合是小盡見行淳熙歷却作大盡又聞金人歷亦作小盡其

說踈密固未可知要是留意於歷者今以其供到大略
別紙録進乞付禮部試加考覈本人曾於乾道九年被
旨同李繼宗等參詳乙未正月疑朔雖星官歷翁互執
已說是非難據然千慮或有一得不可廢也取進止
後有旨令臨安府破五人衙官券於府學安泊聽候指
揮

薦察官劄子淳熙五年又六月初四日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可令翰

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臣恭依聖旨舉官下項

一員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吳燠性資靜重才術疏通更歷州縣人皆言其廉正

一員朝請郎權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廥儀之清心寡慾居官可紀資歷雖曰稍深然故事郎官宰掾多遷六察所以重臺綱也儀之嘗自知縣為臺簿實

實應資格

右件二人得之公論敢以應詔或不如所言甘坐謬

舉之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羅木堂對劄子一首

論優恤軍士守臣便民五事閏六月十四日

臣聞國家所重者莫大乎得民之心國陛下與大臣夙

夜以為念者臣妄有管見仰裨末議竊見近降勅牓慮

諸軍有累重而月給不能贍者特令借支見錢内委兩

浙轉運司外委總領所營運利息補其不足昔楚師多寒上有温言則皆若挾纊越人未飲一聞投醪則莫不心醉至誠動物其效甚速今陛下以境土未復敵謀難測預推德意以慼軍心甚大恵也然臣過計諸軍貧乏固非一日彼初謂朝廷不能盡知未敢有所覬亦既知之則必指日以俟存恤若使待所得於一歲之後不惟人稍失望亦恐頗虧事體臣願陛下因已行之命不惜封樁錢數十萬緡於今年防秋前將累重貧乏之人特

給一次日後自依原措置事理接續支遺如此則三軍之士銜戴上恩緩急調發誰不用命此得軍心之說也至於民事全在監司郡守以其休戚告之於上昨紹興三年二月嘗詔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五事聞奏至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又降指揮不拘五條或多或寡惟務的寔今雖遵用此制然其人不無賢否則所論容有是非朝廷一例視為常程皆付逐部勘當鮮或施行且以靖州邊疊言之昨守臣邢遷在任日

上司以蠻傜作過凡百寛假故可効力及事定之後即
不能措手請祠而去問其所以不過一二事如經總制
錢額收一千五百餘貫而每歳多數二千一百餘貫往
往科罰傜人樁辦其數又寄招陜西軍兵人數亦是昔
罷而令復聞守臣陳又已於便民事件中具言底藴臣
謂此等在國計至為微末於邊城所係甚大推而至於
他州其數必多姑借一端可槩見矣臣愚伏望聖慈明
諭三省今後諸州守臣具到便民事件摘其實有利害

如靖州二事者速與施行或必須勘當亦望嚴立日限毋使稽滯仍詔諸路監司於到任半年之後條具本路民間利病事件如守臣之制庶幾陛下不出戶庭可以明見萬里此得民心之說也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監司帥守接送俢費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臣竊惟久任守帥古今不易之理其或非時政移蓋非獲已惟是將迎之費吏卒之數具存格令當官者自應

體國愛民於其中更加撙節近乃不然務為觀美支用
益彩往往格外巧作名目列郡動至三四百人其借請
公用皆有增而無損稍不如意則督過交承遷怒僚吏
無所不至守帥如此望其禁戢屬部難矣聞之衆論謂
十數年前接帥臣約費萬緡當時已駭其多今蓋增至
四五萬緡矣設遇歲中一再更易則當費一二十萬緡
民力安得不困臣願陛下嚴賜戒飭自今接送監司帥
守一依舊格毋得多破人數人數既減借請自少其從

物公用之類皆令節省庶幾帑廪稍寛少副裕民之政至於精選任戒數易此所謂揣其本者惟陛下更留聖念取進止

論犒軍

臣近嘗妄論朝廷已知諸軍有累重貧乏不能自給之人欲及防秋前特推恩意天語似以為然臣竊惟陛下愛惜邦財未嘗妄費縁此行在封樁約及二千餘萬而逐處總領所亦各有封樁錢物今若出自睿斷於内早

與特支一次以寔勅榜之大患則費雖不多而可以得百萬士卒之歡心其利害昭矣兼臣頗聞議者謂降本回易一事將來未免稍有空礙去處故節目亦未甚定今既先有以與之則諸軍知號令之必信也緩急抑當用命臣以此事所係頗重故敢申言惟聖明裁幸取進止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臣聞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

内寄耳目於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也今臺諫既以所聞告於上矣則為監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獻焉今除每歲刺舉一二官吏外鮮聞以某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當除徹於陛下之前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周爰諏詢之過也臣願明詔部刺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内所當罷行之事倣成周小行人所謂萬民之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豊凶和樂之書條具以聞毋得薄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

而周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昭黜陟矣取進止

倚桂對劄子二首

論兩淮民兵 淳熙五年九月二日

臣聞兵農之分久矣本朝慶歷中揀保捷治平中刺義勇熙寧間行保甲皆欲稍復古制而議者參差不齊或謂公家無所費而坐獲其用有利無害或疑緩急退怯牽動正軍有害無利是不然用得其道雖狙詐猶可使

況人乎南渡以來兩淮團結民社前後條法固備臣聞嘗詢訪曲折有從政郎張巖者其說頗似中理大概言人之常情樂以趨事則雖弱亦强若督責勉强則强必弱今淮民固有材勇好攻戰者亦有慵惰畏行陣者奈何泛取而不為之别乎今莫若擇膂力剛馳射精志氣果者自為一等歲時程其技藝部以節制平居無事特與蠲免傜税以勸之設遇調發可以責其用命比之泛泛糾集殆不可同日而語也此外則將疲懦不堪戰鬬

者依舊結集保伍使衛護鄉井備禦他盜亦不至全為
無用如此則人數雖似稍少而能否兩適其宜乃所以
為多也臣願陛下特行睿覽如或可採乞更與大臣籌
度行之取進止

論孟享拜跪

臣仰惟陛下嚴奉祖宗務極誠意今歲偶因拜跪稍妨
閤令宰執分詣景靈宮以及徽廟往往逐殿行禮未嘗
連併拜跪然猶分作三日今既聚在一殿事當從權謂

宜於是日陛下初再拜如常儀次詣神御前逐一上香奠茶酒亦權宜免跪天步姑且徐行而令謁者賛羣臣次第於庭下候聖躬行禮已徧復還褥位又再拜而退則是前後共有四拜不至甚勞萬一仰合聖心即乞臨時傳旨太常寺權暫行之勿以為例非特於禮無悪亦可少副都人跂望屬車之情來春以後不妨却從舊制設或值雨則聖駕自不須出令取進止十月四日　駕詣景靈拜跪如常明日乃詔分詣

隱岫對劄子三首

乞令出令所修諸路諸州未盡賞格淳熙五年十月八日

臣竊見正月一日頒賞淳熙一路一州酧賞新書輕重曉然吏不容欺中外幸甚然臣尚有管見敢効其愚臣昨任兵部見四川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舊賞如本務馬每年起上京陜西綱及三千五百匹任滿與轉一官之類者元豐七年勅也又如梓州路戎州立定每年買馭騾馬四尺以上每及五百疋減一年磨勘次第

而轉一官者崇寧四年指揮也陷安將買一年及千匹轉一資者五年指揮也成都轉運司官應副黎州買馬銀帛無闕誤各減二年磨勘者宣和元年指揮也臣今者備數銓曹因户部行移間又見劒州任内般茶數額比附興州大觀榷茶司條格減二年磨勘者政和元年勑也知通分受者四年勑也並是見行賞典新書偶未該載每遇推行吏部止憑闗會絡據上鈔未稱總覈之意竊恐如此之類尚多有之欲望聖慈令勑令所立限

行下諸路幷移文六部及所經由庫務等處盡行取索隨一路一州附之到任任滿賞格之後庶幾坦然可守盡革吏姦取進止

論選人改官立額

臣觀本朝嘉祐間號爲全盛王安石猶謂選人歲取改京官不翅百人當時患其多焉今日改官之數乃反過於嘉祐安得不爲權時捄弊之術也竊聞紹興二十四年奏舉引見改官凡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

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其就任改官獲盜改官并在京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一十三人於是隆興元年四月因臣僚有言降旨歲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十月又通四川以百二十人為額遇有溢額員數即候次年施行仍理為次年之數行之累歲似為允當至乾道七年十月有司不能遵守遽然申請令後更不限員遖者陛下念官冗之弊稍嚴陞改歲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今若明降指揮歲久

以此數為限遇有溢額即如向來措置留待次年又慮所積額多即乞三年一次會計如溢額及三四十人即令内外官司權免上半年舉官一次又加溢額及六七十人即令内外官司權免全年舉官一次俟至明年却令依舊若三年間别無溢額固無可言如此則不動聲色不改法令而七十員之制遂定倘或可採乞付議者條具施行取進止　其後歲以七十員為額

論文臣轉官書年甲

臣竊見近歳武臣磨勘轉官並於告身明載年甲以防欺偽其文臣京官而止每陳乞轉官年甲亦多差悞臣欲乞今後除特旨轉官及命詞給告外餘人遇磨勘並令有司仔細參照書其年甲庶幾革日後增損之弊取進止

論史事劄子 淳熙五年

臣以匪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頼同僚協力裒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覩前朝國史雖

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據稽是非亦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粤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証同異若非參合衆知深慮不相照應牴牾者多臣當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串體制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

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論軍民相毆劄子 淳熙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降指揮以王友直病中馭軍失紀律亟從貶降乾綱赫然孰不畏仰然臣謂宮軍本不敢擅提平民皆由友直素來貪横刻剥不能戢下中間長明寺爭競及等子相打二事失於公心究治積習至此今既行譴友直則其餘軍士往往惕息不安以臣愚見謂宜將見收到為首作鬧之人疾速施行其餘一切不問設若用有司常法追呼枝蔓則恐諸軍疑慮激成忿懟不平之氣却費行譴非所以鎮壓羣情也伏取進止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杜太后家子孫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本朝崇德報功凡勲臣之後多命以官使續世禄此忠厚之至也仰惟昭憲皇后誕生太祖皇帝太宗皇帝聖子神孫垂裕萬世功德之大古無倫擬爰自大觀元年十一月因杜氏孫女陳乞兩世失禄特詔逐月計口支給錢米五歲錢一貫文米一石十歲以上錢二貫文米二石至今遵而行之非其他外戚可比在於恩

意固極隆厚然禄仕不繼闕孰大焉按政和五年十一月八日内出詔其略云考杜氏之後門閥微替求其子孫無在仕版第宅圮壞貧不自給可令有司訪其後裔命之以官由是觀之當時固不止給錢米而已臣愚欲望睿慈特命有司參照上件典故令杜氏整比家譜擇其子孫願恪有才能者一二人加之一命寵畀以祠廟之禄世世勿絶仍就行在賜官屋三二十間使聚族以居與國無窮庶幾慰在天之靈報垂裕之德況近降十

二月十一日指揮杜氏請錢米者不過臨安常德府一兩處計其人數必不甚衆及今施行良易爲力如合聖意乞作聖旨行出取進止　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臨安常德府取會故昭憲皇后宅杜氏子孫見支破請給人開具年甲才行并宗枝圖保明聞奏

論解試試官

臣竊惟當今仕進之途固多而以進士任子爲重二者之中進士又加重焉其所以取之之路不過解試省試

殿試而已省試初有點檢試卷官次有參詳官最後乃至知舉官殿試有初考有覆考有詳定有編排其詳如此惟解試最闕一州一路舉人動以千萬計方能否未辨真贋雜進之時考校可謂至難事體可謂至重而去取之際專在一夫何其略也且以一州言之三千人就試共解三十人而所差試官止於六人則是每員合考校試卷五百副取合格者五名當監試分卷子之時並無差等假令甲房程文偶然優異而所取不過五人乙

房程文偶然平凡亦必足五人之數幸與不幸係乎臨時又況所差之官間有昏耄癈學挾私自用者則其鹵莽又可知矣臣愚欲望聖慈念解試為取士之原理宜精審特詔監學詳議可行之法稍革舊弊庶使計偕得人國享顯俊之福寔學預選士無遺才之嘆取進止

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論臨安府牲牢價錢

臣聞牲牢不可不備而尤當致其潔焉昨乾道三年躬

郊之歲會於八月降旨戒飭臨安收買牲牢禮料毋得過數科擾及令即支價錢御史察其違戾自是以來積習浸久奉行往往不虔旣多賒取於民故價雖高而牲常瘠近據鋪户經太常陳訴今歲未支價錢至及六千貫是豈足以仰副陛下欽崇祀之意哉又如新正朔祭近在數日而牲猶未備取具臨時何暇在滌此非所謂潔也今郊在天地期復不遠臣願明詔有司取見未支錢粮數令於左藏庫先次撥還然後申嚴乾道三年

所降聖旨務在必行以革舊弊取進止　尋下臨安支還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